



多彩多情·万福万宁

《万宁赋》曰：“天地钟情而赐群峰，琼岛毓秀而聚众岭。”在万宁，天赐群峰，地聚众岭，自南向北，万宁有燕窝岛、牛庙岭、冯家岭、石梅岭、鹦哥鼻岭、高岭、牛角岭、灯火岭、六连岭、正门岭、大长岭、东山岭、狮子岭诸山，重重迭迭，连绵不断，森林覆盖率达60.2%，天然林主要树种有母生、青皮、陆均松、汕丹、坡垒、荔枝、乌营、绿南等160多种。

对于森林有很多的说法，经济学家说：森林是绿色的银行；医学家说：森林是绿色的疗养院；艺术家说：森林是大自然的美容师。

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来说，山林是母亲。

百里林海，山峦起伏，一山绿，一山青，一山浓，一山淡，郁郁苍苍，重重叠叠，望不到头。这里的每一条根须，每一块印记、每一根藤蔓，似乎都有一段故事。

山里的人们和自然界一样有力量，他们用双手，赋予山林另一重生命。



“小椰壳”厨具。



万宁根雕艺人胡信连的根雕作品。

巧手重塑山林毓秀

文海南日报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 陈循静

朽木可雕——根雕

万宁和根雕的缘分似乎是老天撮合。

南桥镇，在滴水尖山、铜铁岭和吊罗山的环抱中，如同小盆地的底部，万宁人的“母亲河”——太阳河上游由此穿过，形成山水环绕的绝佳景色。一望无际的山林里，余留的满山树根更催生了一门新艺术——根雕。

南桥镇的根雕园内，老树根四散盘踞，一块块腐朽的树根，或瘦骨形销，或盘虬卧龙，或寡淡如水，或色彩斑斓，正在等待新生。在根雕艺人胡信连的世界里，它们都是自然的杰作。

谈及如何结缘并逐梦根雕，胡信连坦言，这源自一种莫名的喜爱。

胡信连从小就喜欢画画，十几岁时，在河边玩耍就常常捡些奇形怪状的小木头回家。1982年的一天，20岁的胡信连光脚趟过小溪，脚掌被水下的一块木材扎到，为了避免其他村民受伤，他拼力将那块木材搬上岸。仔细看这块常年浸泡在水底的木材，胡信连发现它依稀动物的轮廓。随后，他尝试用菜刀雕琢这块树根，一个多月后，一块有龙、凤、猴等图形的小茶几居然在他的刻刀下呈现。对于一个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，这无疑莫大的鼓励。从此，胡信连对根雕的琢磨便一发不可收拾。

“山间河边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坡垒木、阴沉木等树根，任由你想象成什么，它就像什么。”胡信连说，根

雕是七分天成、三分雕琢，根雕与其他雕塑最大的不同，就在于根的唯一性，要成为一个好的根雕艺人，必须学会顺根而为，依据它的形态与纹理，找到最适合它的意象，锦上添花。

在胡信连看来，看到树根的那一刻，灵感便一闪而过，这就是根雕艺人与树根的“缘分”，随后经过构思琢磨，从而达成最契合的状态。“有时看到好的材料，却被别人买走了，这种遗憾让我几天都睡不着觉。”胡信连说，不管是根雕材料还是根雕构思，都颇有“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”的奇妙意味。拿到一块树根之后，要长久凝视，反复摆弄，确保每个细节都装入自己的脑海，之后在漫长的构思过程中，每个细节、结构甚至瑕疵都有可能成为设计的起点。

“像神不像形，神像形不像”，这十个字，成为胡信连几十年根雕艺术生涯的标尺。在他家里，一尊坡垒木根雕令人啧啧称奇。正面看，一只展翅的雄鹰栩栩如生，木头的纹理像极了凛凛的羽毛，侧面看，线条张力十足，竟也能看出雄鹰俯冲的气势。

近年来，胡信连先后获得海南省第三届根雕艺术精品展金奖、中国民间文艺第十届“山花奖”金奖等殊荣，还带动起了南桥镇根雕艺术的崛起，形成年产值近5000万元的根雕产业，产品销往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香港及东南亚地区。原本务农的农民经过熏陶，当起了根雕师傅，粗厚的手掌在老树根上雕琢，似乎都带着一种灵性、一种力量。

伤痛生香——沉香

宇宙万物，天地之间，孕育着无数生命。海南多白木香树，一种看似普通的植物，但不是所有的白木香树都能够结香。只有经过雷击、虫蛀、风摧等自然因素，或刀砍、锯断、钻洞等人为因素影响，白木香树每次受伤后就开始自救，把树身中最好的树脂精华释出，经过岁月的洗礼，成为沉香。

国人历来重视草本香草，正如《礼记》第二十五卷所言“致敬不谗味而贵气臭也”，沉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因其焚烧产生的独特香味，主要用于贵族祭祀礼佛之用。到了文风鼎盛、以精致生活为尚的宋代，香道盛极一时，从宫廷雅事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，所谓“品香、点茶、插花、挂画”四般闲事。

关于海南沉香，宋人曾有这样的评价：“占城不若真腊，真腊不若海南黎峒。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，冠绝天下，谓之海南沉，一片万钱。”占城，指今天的越南南部，真腊指柬埔寨。黎峒，指的是海南的万安（即万宁）琼中、五指山一带。“海南多阳，一木五香。海南以万安黎母东峒为胜。其地居琼岛正东，得朝阳之气又早”，万宁赋予了沉香灵气与天分。

两年前，爱香之人林世杰以女儿之名，在兴隆旅游区为沉香盖起了一座宫殿——岑香坊，这也是海南首家沉香文化博物馆。

岑香坊里，清茶润喉，馨香缭绕，到了一个美妙的香世界，来自海南各地的沉香在此陈列。林世杰介绍说，海南沉香学名叫琼脂，这也说明以前最好的沉香产自海南岛，海南沉香的药用价值很高，品质佳的沉香产量极低，物以稀为贵，而极品沉香价格昂贵，一香难求。

除了展示海南沉香，林世杰还生产制作各种沉香制品。他深入海南山林，苦寻野生沉香，通过燃烧，准确鉴定沉香品质，再以手工切块，保证沉香的天然品质，经过手工勾丝、剪香、碾磨、筛粉等系列工艺，最后用尺将香粉推平，制成手工线香。除此之外，岑香坊还有许多品香用具，并且设立香道、茶艺和国学培训课程，旨在通过这些方式弘扬中国香道及传统文化。

在林世杰看来，爱香，做香，更要读懂沉香，“一块看似普通的朽木，却是经历风雨风霜的自救。只有经历了伤痛的地方，才会结香，成为生命的积淀和升华。做人亦如此，经历了困苦沧桑，才能沉积下对人生的感悟。”

变废为宝——椰壳厨具

千百年来，椰树婆娑，是海南最常见的景象。如今，遍地可见的椰壳，在经过一道道精雕细琢的工序后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，成为餐桌上古朴而优美的餐具。这只是看上去很小的一次创新，却让许多人欣喜，毕竟直到近年，在海南随处可见的椰壳才登上了人们的餐桌，并用来自海岛的独特风情代替工业制造的千篇一律。

选料、切割、打磨、抛光、拼接、擦漆……在天然椰壳厨具“小椰壳”位于万宁的工厂内，原本毫不起眼的椰壳经过41道工序，成为汤勺、水瓢、筷子、捞勺、储物盒等一系列

椰壳厨具，实现了变废为宝的传奇转变。手工制作的椰壳厨具不仅无毒、无污染、使用安全，它的自然温暖也完胜瓷器和不锈钢的冷漠感。

“小椰壳”的总经理符冬波是土生土长的万宁人，从小对椰雕兴趣浓厚。“椰子，对我来说不是物品，而是一种情结。”喝椰子水、吃椰子饭、玩椰子壳长大的符东波说，自2005年从农机修造厂下岗后，如何把椰子壳玩出花样，提高椰子壳的利用率，成为他的梦想。

10年里，一门心思做椰壳的他尝试过景观类椰雕、椰壳粗加工零件、传统椰壳工艺品，曾经做出过一点名堂，但也都无疾而终。或许是在屡次失败中，符东波才慢慢意识到椰壳背后的价值和意义，萌生了“做出不一样的椰壳制品”的想法，逐渐有了一种使命感。经过反复摸索，符东波对产品作了重新定位——打造实用的椰壳厨具。在2013年我省选拔参展某项全国性博览会时，小椰壳厨具一经亮相，便一炮打响，引起了业界轰动，如今，设计雅致、绿色环保的椰壳厨具也成了海南特色伴手礼。

“绿色天然、原汁原味是海南菜的‘招牌’，来自海南山野间的环保天然椰壳餐具则正好契合了这一风格。”符东波说，正如喝茶讲究茶具搭配一样，一个带着海岛清凉且充满幸福味道的餐具，让吃饭成为一种享受。

正是因为这来之不易的成功，符东波才被称为“执着的椰壳疯子”，而不是“固执的椰壳疯子”。回想椰壳创意之路，除了潮流使然，更多的是年少时把玩椰壳的血液熏陶。



兴隆的热带雨林博物馆，陈列着上万件根雕作品。

于伟慧 摄



在万宁兴隆的岑香坊正在作中国传统香道表演。

于伟慧 摄